毛詩後箋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涇 胡承珙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箋云成洛邑居攝五年時稽古編曰康成據書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合之召洛二誥書序知洛邑之成亦在五年而六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爲一事東萊非之而據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以爲成洛邑在七年不在五年又謂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與清廟祀文王爲一事按洛誥所謂七年乃總計周公居攝之年所謂烝祭乃爲封魯而祭非爲成洛而祭又兼祭文武非專祭文王東萊引以爲據恐與序未必合承珙案東萊說本李解近戴氏詩考正亦據洛誥以爲是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王氏經義述聞從之謂不顯不承即丕顯丕承爲兼祭文武之證承珙謂逸周書明堂解亦云周公攝政六年會方國諸侯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然則五年成洛邑六年朝諸侯正與此序相合至以清廟爲祀文王則王褒蔡邕皆同序義尚書大傳曰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

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詩正義作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此爲清廟祀文王之確證其洛誥傳云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此則近於洛誥所稱兼祭文武者與清廟祀文王迥然爲二經義述聞合此二條謂漢初言清廟者亦有旣成洛邑兼祭文武之說非也

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

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釋文引杜預云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正義引賈逵左傳注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又引書傳說清廟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故鄭不從賈說承珙案尚書大傳明云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故欲其清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此正以清靜爲義孔自讀書傳不審耳左傳清廟茅屋自非專指文王之廟漢書韋元成曰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蔡邕月令論取其宗祀之貌曰清廟是諸儒解詁皆同賈說似勝於鄭援鶉堂筆記曰戰國策淳于髡言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亦可見清廟通稱不專爲象文王之德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傳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箋云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正義曰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祀能敬和也知顯相是諸侯者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承珙案正義又引尚書大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方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和爲諸侯者義得兩通然如箋說則肅雝屬周公顯相又屬諸侯一句之中文義乖隔當以鄭注大傳爲正范氏補傳曰文王在宮廟曰肅雝顯相在清廟亦曰肅雝所謂秉文之德也

駿奔走在廟傳駿長也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正義曰此奔走在廟非惟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又申鄭云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遥探後世不宜以駿爲長禮記大傳亦云駿案今大傳作遬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勤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承珙案傳以駿爲長對下無射言之不厭是長久之事故知傳勝於箋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傳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

之此傳以不顯不承爲文王之德箋則指助祭者正義右箋承珙案詩頌文王當是美文之德禮記大傳引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注以不顯不承爲文王之德彼疏謂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不同然下篇卽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不顯不承爲美文王固當以傳義爲優也

顧氏詩本音云淸廟一章無韻維天之命或可以命純收篤爲韻朱子曰周頌多不協韻疑自有和聲相協淸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卽和聲也孔氏詩聲類曰周頌韻法與風雅稍異後人多不能讀開首淸廟一篇遂謂之無韻今以古音校之上半章首二句不入韻而濟濟

多士秉文之德相為韻下半章中二句不用韻而對越在天無射於人首尾相為韻德古音置故可與士協本經嘉樂君子顯顯令德非韻之灼然者乎又云維天之命篇篤與收韻篤與竺築等字俱諧竹聲竹古蓋讀如兕又云維清典與禋韻新臺正義曰腆與殄古今字故儀禮注腆古文作殄據此則從典之字讀當與㐱同承珙案孔說皆是也

維天之命

序云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

之明六年制禮作樂承珙案此箋實本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一語大平之事孰有大于禮樂者以周禮爲天命之精致大平之具此實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孟仲子所親受於孟子者毛公去古最近故首引此說鄭君明於授受源流所以暢申其義後儒或謂詩中未見告大平意或謂天命無極不應徒以制禮當之皆迂論也

於穆不巳正義曰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巳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巳與鄭同也承珙案孟

仲子曰天命無極無極卽不已之義其稱詩不似者說文㠯从反巳似从人巳聲故以巳似三字古通廣雅巳似也斯干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皆以字同故雖異讀而無異義孔疏謂文無不似之義蓋疑不似乃別有解說誤矣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傳假嘉溢愼收聚也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正義曰易傳者以下句卽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承珙案假左傳襄二十七作何說文作誐溢左傳作恤說文作謐引見廣韻誐說文訓嘉善也與毛合蓋誐者正字假者借字何則聲之誤也爾雅溢愼謐皆訓靜溢

又訓愼肯書維刑之恤今文作謐是溢謐恤古字通說文引詩謐爲正字恤溢皆借字也至毛公訓溢爲愼者謂以嘉美之道戒愼我子孫詩言及子孫多云戒愼螽斯宜爾子孫繩繩兮傳繩繩戒愼也抑子孫繩繩箋云戒也子孫因而收聚之以制爲法度正所以繩其祖武也兩句文義亦未始非上下相承耳鄭箋近於望文生義釋文謂王肅及崔申毛又以愼爲順然爾雅溢訓愼不訓順王崔所據毛詩殆字誤歟

曾孫篤之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釋文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

之也挍勘記曰正義本與釋文一本同今考此傳但云能厚之箋始云能厚行之一本有行字者涉箋而衍耳當以釋文本爲長承珙案信南山傳以曾孫爲成王彼疏以爲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故詩人特異其號此則不必泥於對曾祖始稱曾孫如曲禮天子外事稱嗣王某諸侯外事稱曾孫某是曾孫猶言嗣孫故左傳蒯聵告文王康叔稱曾孫而此詩成王告文王亦稱曾孫毛云成王能厚之者謂成王能大順文王之意以厚其子孫箋申傳意更推及後王而曰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葢亦以曾孫爲成王正義謂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

之施用一代之法當通之後王故以箋爲易傳非也

維清

序云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覩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承珙案象爲文王之樂舞見於左傳賈服二注皆同見史記集解及本詩正義鄭謂武王所制者墨子三辯篇云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此可見文王

樂名象故武王大武亦名象矣惟武王之作象舞所以象文王之武功其時似但有舞耳考古人制樂聲容固宜兼備然亦有徒歌徒舞者三百篇皆可歌不必皆有舞左傳季札觀樂見舞韶夏濩武卽能分别其德政必是但觀其容未聞其曲所以爲聰明才博若如左疏謂舞時堂上歌其舞曲則已明知爲何代之舞而作此讚歎不足爲異矣知此則武王制象舞時始未必有詩成王周公乃作維清以爲象舞之節歌以奏之故序云維清奏象舞周禮樂師賈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者是也此疏謂詩人覩奏象舞於廟乃述爲此歌則豈象舞又别有曲而維清非象

舞之樂章邪誤矣王周頌序言奏者惟此及武序云奏大

武也可見頌篇惟此二詩有歌有舞維清象文王之武功

武象武王之武功故其樂皆名象武序不言象者正義云

序者於維清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

樂名言奏大武耳若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言升

歌清廟下管象鄭注槪以象爲周頌之武然記文管象之

下又別云舞大武舞大夏則所謂下管象者非大武之詩

當即此文王之象詩疏推鄭意以禮記三文皆云升歌清

廟下管象若象是維清則與清廟皆文王之事不容一升

一下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然嚴緝

云古樂歌者在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播樂器益稷下管鼗鼓是也淸廟以人歌之自堂升象以管奏之自堂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承珙謂周禮小師亦云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是下管爲奏樂之一節本不專爲舞曲而作仲尼燕居云升歌淸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管象者謂以管吹維淸之詩如儀禮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耳其奏象舞則亦以管吹維淸以爲之節記言管象者是以維淸爲管詩如小雅之笙詩序言奏象舞者是卽以維淸爲舞曲矣若仲尼燕居之下管象

武夏篇序輿亦當以象爲文王之樂與上升堂歌淸廟對
曰武曰夏卽所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者
鄭注亦以象爲大武非是
詩序辨說謂詩中未見象武之意故泛指爲祭文王之詩
不知維淸之奏象舞卽禮記下管象一語可以斷之周頌
淸廟三篇與國風二雅之首各三篇者相同儀禮歌關雎
葛覃卷耳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國語歌文王大明緜又
左傳歌鹿鳴之三歌文王之三此風雅之首三篇連奏者
也他如金奏肆夏之三工歌蓼蕭之三鵲巢之三笙奏南
陔之三由庚之三是古者歌詩必三篇連奏凡正風正雅

列在樂章者皆然然則禮記每言升歌必言下管象自是周頌開章三篇連奏之義不言維天之命者舉首尾以該中閒但清廟以瑟歌於堂上維天之命維淸二篇其歌之亦必在堂上獨言下管象者以維淸又爲象舞之曲或不歌而管則在堂下耳

肇禋傳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稽古編曰維淸篇惟鄭氏釋之最明而後儒莫用者因祭天枝伐之說出於緯書耳旣以祭天非文王事勢必以肇禋屬之成王然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正指文王之典而中隔肇禋文義不續故朱子疑經有

闕文則何如仍以肇禋屬文王文順而義貫也承珙案此肇禋與生民肇祀正同彼傳謂后稷始歸郊祀則此傳肇始禋祀亦當指文王言後儒以文王三分服事不應祀天為疑則禋祀不過指出師類禡之事古者征伐無道因事告神不必定是祭天詩意謂文王始行禋祀有此武功以至于今永清大定聿觀厥成則文王之典試足為周家之吉祥矣如此則文義一貫不必疑有闕文若以肇禋為宗祀文王之始則與迄用有成不相承接矣

維周之禎傳禎祥也釋文祺音其祥也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曰祺祥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

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祺定本集注祺字作禎經義雜記曰案爾雅祺祥也祺吉也釋文祺音其下同是爾雅無有作禎者當從正義釋文本方與雅訓合唐石經作禎故今本多作禎蓋即唐之定本據崔靈恩集注也說文禎祥也崔蓋本此今注疏本作禎則非段懋堂云作禎者恐是改易取韻承珙案崔靈恩所據者是毛詩古本作禎徐邈所云作禎之本亦當是毛詩也正義引某氏稱詩維周之祺考爾雅某氏注引詩如妃媲也引天立厥妃亶厚也引俾爾亶厚呬息也引民之攸呬之類皆與毛異字蓋多出於三家此詩亦或三家作祺毛詩自作禎耳未必由崔注改

易取韻也

烈文

序云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蘇傳謂武王崩成王踰年卽位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卽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卽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卽政卽政非卽位也承珙案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此則鄭意本未嘗以周公果居天子之位故復子明辟洛誥雖有明

文而漢儒所謂居攝者自皆言攝政至復辟卽歸政非歸位其義甚明詩疏則謂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爲成王卽政但此篇勅戒諸侯用賞罰以爲己任非復莅中之辭故知是致政後年之事也詩譜疏又引服虔注左傳亦云然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也此與洛誥王在新邑烝釋文鄭讀烝烝絕句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鄭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者其事正合但詩疏謂烈文言卽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己嗣位洛誥祭文武是告封周公二禮必不得同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告

已嗣位於祭之末即勑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祫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今案經文錫茲祉福傳以爲文王錫之篇末前王傳以爲武王箋亦但言祭於祖考竊意洛誥王在新邑烝乃是徧祭羣廟其下祭歲云云乃祫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己嗣位并勑諸侯至告周公其後特因事類告並非別爲一祭故烈文序祇言即政助祭經文亦祇言文武耳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傳烈光也文王錫之箋云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正義曰毛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之以福使得爲此辟公也文王是

周創業之主此等得在周親內列爲諸侯乃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鄭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爲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爲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承珙案錫福之文與辟公相屬若以爲天錫文王則文義乖隔載見云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二語正與此同彼箋云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則此篇當以傳義爲是白虎通義瑞贄篇曰烈文辟公錫玆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也此雖指武王錫福與毛稍異然亦謂王錫諸侯不言天錫也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箋云惠愛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正義曰傳以錫茲祉福爲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于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承珙案疏泥於惠我我字不當我諸侯故申箋以爲成王自我則錫福自爲天錫文武以福子孫保之自爲文武之子孫長王天下考襄二十一年左傳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據此是謂人能

惠我者當保其子孫疑此詩惠不必訓愛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箋訓惠爲順此篇亦當謂文王錫諸侯以祉福爾諸侯能順我命無有期竟則子孫世世得保守此位如此則我字仍我成王此二句終文王錫福之事下乃言無大累於其國者武王皆崇立之又戒以當念父祖之有大功繼續其美也若但言周之子孫長王天下則與下爾邦云云文義不屬矣

無封靡于爾邦傳封大靡累也箋云無大累於汝國謂諸侯治國無罪惡也正義曰靡謂侈靡奢侈淫靡是罪累之事故靡爲累也承珙案傳意當以靡爲縻之假借莊子胠

箴篇伍員靡釋文引司馬注靡縻也說文縻牛轡也纍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蓋縻纍皆有繫綴之義引申之爲羈縻爲罪纍纍字省作累故傳訓靡爲纍疏以靡爲侈靡侈靡是罪累增字成義失傳箋之旨文選文賦注引薛君章句靡好也易釋文又引韓詩曰靡共也二訓皆與此封靡文義不協疑非此篇之注白虎通義誅伐篇曰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艴之而已此以封靡爲大罪正與毛鄭義同

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箋云皇君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

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汪氏異義曰箋以辟公兼指卿士
序云諸侯助祭不言卿士經言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
之與下念茲戎功文勢緊相承接不得以念茲二句爲戒
卿士則傳以辟公唯指諸侯是也承珙案載見亦云烈文
辟公序亦祇言諸侯不及卿士雖相雜辟公包注論語辟
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邢疏謂與毛同箋於諸言辟公皆
分卿士與諸侯此疏謂月令百辟是卿士之總稱此詩辟
公下有爾邦百辟則辟當下百辟公當下爾邦故分辟公
爲二然假樂云百辟卿士箋以百辟爲畿內諸侯卿士爲
卿之有事彼疏謂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之爲二烈文唯

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然則同一百辟忽兼卿士忽不兼卿士未免自亂其例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傳競彊訓道也箋云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釋文道音導承珙案左傳哀二十六年引詩訓作順箋云順其所爲更不言訓當爲順似經文本作順卽或毛本作訓傳釋訓爲道亦以訓順家通廣雅訓順也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皆作順大雅抑四方其訓之傳云訓教此傳以訓卽順字故又釋爲順導之導說文順理也从頁川理謂循其條理卽順導之意箋知傳以訓爲順釋順爲導故直易訓作順以申其義耳

天作

序云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盩至不窋正義曰天作詩者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成王之世時祭所及惟親廟與大祖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惟序后稷耳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幷言先公者以詩人因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祀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箋云諸盩至不窋者於時竝爲毀廟惟祫乃及之時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

廣解先公之義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為祫祭若然作序者言祫於大祖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變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承珙案此疏據祭法天子五廟并二祧為七與王制禮器曾子問穀梁傳及大戴禮三本篇荀卿子禮論之言皆合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周官為周公所作在成王之時則自大王以下為四親廟諸盩亞圉為二祧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皆先王諸盩亞圉則先公也故守祧有先王先公之文此序云祭先王

先公則其爲時祭稙祀可知但序有先王先公而詩專言大王文王者自以大王肇基王迹文王始受天命故特言之歟后稷爲大祖不當在先公之列天保箋中庸注皆以后稷爲先公似不及此箋以先公諸盩至不窋者爲正惟時祭必先大祖而經文不及后稷者詩主比興篇首云天作高山此卽周家發祥之義高山不必泥箋言岐山晉天眷有周鍾毓靈秀至大王而大之至文王而安之是天作一語已包后稷以下先公在內卽如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之詩周人圜丘以帝嚳配此詩當爲圜丘祀昊天說詳本篇而詩云二后受之傳以二后爲文武亦未嘗明言其先世其實昊

天有成命已包周家最初之事故箋云有成命者言周自
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此傳云天生萬物於高山者亦
是取喻周之先代爲天所篤生耳非眞謂天生草木於岐
山也下文岐有夷之行乃承大王文王所都而言之耳明
乎篇首一語已含后稷先公在內則其下專言大王文王
乃舉其極盛者故雖通祀七廟而上不及諸盩亞圉下不
及王季武王非略也須體謹嚴無緣一詩而徧揚祖烈然
而首言天作未及子孫詞意該括前後卽謂時祭各歌於
其廟亦未始不可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

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箋云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正義曰以云天生高山不言生萬物故易毛也陳碩甫曰安當爲大字之誤箋曰能尊大之䟽曰長大此天所生箋䟽不誤晉語叔詹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此毛傳所據之本承珙案天作高山猶大雅言帝省其山箋云省善帝作邦作對箋云作爲也天爲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皆天命興周之意詩無達詁詞在此而意在彼本不必泥於天之生山與生萬物卽以詞論亦當從毛謂天所生於高山者大王能大之荀子王制篇歷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

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引詩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此亦謂天生萬物王者能用之故毛傳云然若如疏說則高山終古如是大王又何能尊大之乃斤斤於興雲雨利萬物爲尊大非秩祀之而尊大疏駮章昭說此所謂以辭害志者也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夢溪筆談云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朱子云後漢書岨但作徂注引薛君章句訓徂爲往獨矣字正作者如

沈氏說然其末復注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昌黎岐山操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困學紀聞曰筆談誤以朱輔為朱浮亦無岨字詩經小學曰西南夷傳朱輔上疏引詩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僻而人不難阻僻二字薛君先經反言以釋夷字非釋岨字也東原先生謂鄭箋云後之往者薛君云彼百姓歸文王者是毛韓皆作彼徂者之證案作徂固是而作者則非鄭箋釋彼作矣曰彼萬民居岐邦者釋彼徂矣

曰後之往者兩矣字一例當以彼徂矣三字一句不當從後漢書作者岐有夷之行五字一句說苑引詩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可證承珙案兩彼字鄭皆以爲彼萬民彼作之作毛無訓葢卽同上傳訓作爲生則毛意彼作之彼當謂萬物鄭言萬民民亦物也傳意當云彼萬民既生矣猶縣詩民之初生毛不訓作爲築作則惟文王能安之下云彼萬民皆往矣則惟岐邦有易道故也鄭惟以兩作字異訓似非毛旨然兩矣字相對爲文自當以岐屬下讀韓詩外傳三引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又曰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

外傳兩岐字近本皆作政字誤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是此詩義訓句讀韓與毛鄭無不同也

子孫保之虞東學詩云末句不入韻臧氏證讀曰此單句結與良耜續古之人同承珙案上文荒康行固相爲韻然末句之字亦可與荒之康之兩之字爲韻

昊天有成命

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於此無箋正義悉用鄭君注禮之說謂此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春官大司樂圜丘祀天神方丘祭地祇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

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承珙案此疏蓋因箋釋昊天有成命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故主此詩爲祀天南郊祭地北郊以后稷配之與冬至圜丘夏至方丘以帝嚳配者異然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此詩首言昊天安知其非冬至圜丘之祭王肅難鄭謂郊與圜丘爲一地一祭固與諸經皆不合孔疏又過泥鄭注謂圜丘必不可稱郊亦非是祭法以禘與郊對又禘在郊上故鄭以禘爲圜丘祀天郊爲南郊祀天若散文則圜丘亦可稱郊諸書惟周禮

有圜丘之名其他經傳言郊者未必皆指夏正南郊絶不及冬至圜丘之祭也周禮爲制度而言故但稱圜丘方丘而不言郊以其祭本不名郊也以邱亦在郊故通謂之郊耳祭法禘郊祖宗爲四大祭之名自有虞氏巳然周人每歲祭天惟圜丘方丘以嚳配南郊北郊以后稷配明堂以文武配此爲最大之典而周頌皆有其詩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是也生民傳曰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是明以帝嚳爲周人世系所從出之祖惟始封之祖斷自后稷故周人立廟至稷而止而帝嚳無廟惟祀天圜丘以嚳配之姜嫄見於雅而帝嚳之祀見於頌然後周家一代大典始備

而後人謂后稷無父姜嫄無夫之疑可釋不然圜丘方丘二至大祀不宜周頌絕無樂歌也至序言郊而不言邱者邱通於郊也詩言天而不言地者地統於天也舜典類于上帝不言祭地大宗伯禋祀昊天不言祭地中庸郊社所以事上帝亦不言地皆以天統之也後人歌所不祭祭所不歌之疑其見淺矣或又疑后稷配天有頌而帝嚳配天無頌者不知二至祀天地同歌昊天有成命之詩但言天嚳有周文武受命頌天地即以頌嚳而不必更爲帝嚳配天之頌即如我將宗祀文王而首言天右末言畏天思文郊祀后稷而曰配天曰帝命可見作者意主祀天不重在

所配之人況帝嚳雖有大功德然去周世遠但言其子孫受天命足矣作者以世有遠近語有詳略故序者於昊天有成命祗言郊祀而不及帝嚳之配於我將祗言祀文王於明堂而不言配帝於思文又祗言后稷配天而不及天地之祭文非一端意可互見詩主詠歌固不同記事之例必須文繇而義備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甯也正義曰此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唯文武耳故知二后文王武王也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國語文也

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衆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爲乖異故傳采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承珙案毛詩此篇傳義悉本國語叔向之釋此詩故訓最詳其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甯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

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甯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王字依詩疏引昭觀其釋二后受之爲讓德而以始於德讓爲成王則所言成王即二后並非指成王誦甚明鄭賈唐固皆如此解非韋昭一人獨從毛說也惟賈子新書禮容篇雖亦引叔向語而與國語大異以此成王爲文王孫武王子孔疏所云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蓋即用新書之說然新書云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訓命爲制令基又爲勢義皆未安又以成王時九州四荒致貢職以祀文武故曰二后受之則與首句文義不貫蓋其時詩末萌芽羣言淆亂賈

生雜述所聞恐未足爲據耳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爲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平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汪氏異義曰此篇傳依周語爲義箋據爾雅破廣固之訓案周語云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又曰終於固和則以廣爲光以固爲故非其義矣承珙案國語訓熙爲廣當本是以光與廣聲同字通古人光字兼有廣義爾

雅釋詁緝熙光也而釋言又云桄充也孫炎本桄亦作光堯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作横被四表横被卽廣被也荀子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作流澤光可知光廣聲同通用傳於文王篇訓緝熙爲光明而此獨從國語訓熙爲廣者毛公深明通借之故知國語之廣亦光也故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又云光廣也正以二字互相轉注而其義皆同若用漢人訓詁法當云熙光之廣也毛時文尚簡奧耳後漢人已不明此故訓故韋注國語引鄭及虞翻皆必破廣爲光矣若以國語廣厚其心不得作光光厚不知光厚者猶光明正大之謂於文義本無害也至國語訓肆爲固

亦是以固爲故借但故非是故之故爾雅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邵氏正義云治與始同始即故也古故則以聲爲義然則肆訓故者故當讀如孟子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之故有因其故然之意此所以與治古同訓非徒爲申上之詞下文肆故今也則當如毛讀肆逗故今也句不當如郭注以肆與故竝訓爲今此肆乃申上語詞耳國語以固和之謂順其固然所以爲和猶孟子云故者以利爲本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故國語又云慈於固和毛亦假固爲故竝非堅固之謂後人疑固爲堅義固和二字不辭故多從鄭解爲是故然使國語果以固爲承上之詞而曰以

故和之又曰終於故和則更不辭矣

此篇顧氏江氏孔氏諸家皆以爲無韻惟張氏詩貫云命轉音玆與康叶靖與心叶承珙案此亦非是毛詩黽勉韓詩作密勿是宥密之密可轉讀黽正與首句命末句靖相爲韻也

我將

序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案此序言祀文王於明堂則正義引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其證確矣但或謂明堂卽文王之廟不知明堂旣爲配帝之所帝不可饗於國中故大戴禮謂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以爲

在國南三里異義以爲國南七里雖遠近不同皆與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鄭注謂明堂在國之陽者合但鄭謂明堂爲大饗五帝而不及昊天疏家據周禮祀天旅上帝爲別不知帝卽天也此詩首言維天其右之末云畏天之威祇言天而不言帝何得云明堂之享但有五帝而無昊天乎孝經所分配天配上帝者南郊專祀昊天明堂兼及五帝耳至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謂祖宗通言耳下有禘郊宗祖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鄭意恐人見文王忽宗忽祖疑祭法與孝經異故爲此注謂此祖宗乃明堂祭祀之名祭法之祖文王猶孝經之宗祀文王

也但孝經所言乃武王初有天下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之事樂記所謂武王克殷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也孝經曰周公其人者禮雖行於武王而實制於周公周公以后稷旣配天南郊而周之王業成於文王故復制爲明堂配天之禮以彰嚴父之義此在當時祗以文王一人配帝（韋昭注魯語謂周初祖后稷宗文王非是）雖祖宗可以通稱然文王於武王爲父故孔子但言宗祀文王耳至武王既沒則定爲雙配祖文宗武一代之制祭法所言是也此詩但言文王亦當同孝經之言爲周公相武伐紂後宗祀文王之樂歌疏謂詩主說文王故序者順經爲詞此殊不然天作經文無先公而序言

祀先王先公昊天有成命經文無地而序言郊祀天地如
果此詩有武王配帝序當言祀文武於明堂矣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箋云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
牛臧氏經義雜記云當本作維牛維羊羊與享韻非牛與
右韻明監注疏本箋中作牛羊後改爲羊牛今箋牛字尚
宛然存羊字之跡正義惟釋經一處言維是肥羊維是肥
牛其釋序釋箋皆牛羊連文先牛而後羊周禮羊人疏引
詩維牛維羊隋書宇文愷傳引詩亦作維牛維羊知唐以
前本皆然開成石經始誤作維羊維牛也承珙案隋書禮
儀志載梁天監十年議曹朱异議明堂牲牢云我將詩有

維羊維牛之說此又與宇文所引不同疑經文或有二本無容執一爲信但後來詩緝詩故等見維羊文在維牛之上遂據周禮釁積其羊牲後鄭注以積爲積柴因謂祭天用羊實柴先柴而後獻故先羊後牛然詩疏謂祭天用騂犢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配者與天異饌當用太牢羊人釁積共其羊牲彼釁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爲槱燎祀司中司命之等有羊也周禮賈疏云祭天用犢其日月以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云維牛維羊維天其佑之彼亦據日月以下爲配者也二疏所辨已確不必鑿爲之說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傳儀善

刑法典常靖謀也箋云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正義曰刑既為法則式不復為法當訓為用毛於嘏字皆訓為大此嘏亦為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又申鄭云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為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可以蒙佑不亙為謀之故以靖為治承珙案此疏述鄭以儀式刑三字一義未免複沓大雅儀刑文王傳云刑法而儀字無訓箋云儀法文王之事似亦以儀法為一義禮記緇衣引詩

儀刑文王注云儀法文王之德與詩箋同惟昭六年左傳引詩儀刑文王疏引服虔儀善也刑法也又引詩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疏引服虔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考服解皆用毛義王肅卽本之服其說實勝於箋至王申毛以右饗爲天大右助文王而歆饗之箋以右饗屬文王嚴緝云維天惠民維文王之典足以安民天福文王則必右助而歆饗我祭矣承珙謂其右旣右語勢相承則右饗自應屬天天之右饗文王卽右饗其子孫天旣右饗則文王右饗不待言矣亦當以王肅申毛爲是

此篇之韻或以牛音疑右音以牛與右韻方與饗韻末三句夜轉音豫保讀若補或以末三句爲無韻承珙案此詩上七句當以享羊方饗爲一韻末三句合全章三之字亦可相爲韻也

時邁

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邁詩及傳所說非也承珙案後漢書李固傳引周詩曰薄言振

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注引韓詩薛君傳（當作章句）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據此是韓詩以時邁爲成王巡守白虎通蓋用韓說也然逸周書大匡解文政解俱有維十有三祀王在管之文與竹書紀年武王克商命監殷遂狩于管之文合又度邑解云我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有嶽丕顧瞻過於河宛瞻過於伊洛與詩言及河喬嶽亦相近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殷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作武成所謂歸獸者即樂記

云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者其下文云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正與此詩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語合然則時邁雖作於周公要爲頌武王克殷後巡守諸侯之事甚明班固謂武王不巡守妄矣

懷柔百神傳懷來柔安釋文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道俱訓安也正義曰釋詁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段懋堂據宋書樂志明堂登歌有懷濡上靈語因謂六朝時詩本作懷濡百神當從集注爲是承珙案荀子禮論篇淮南子泰族訓引詩俱作懷柔則作

柔之本較古陸氏以濡爲亦作孔氏以作柔爲是當矣

及河喬嶽傳喬高也高嶽岱宗也承珙案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然則武王既定天下後有巡守至岱宗之事故毛以高嶽爲岱宗箋云王行巡守至方嶽之下則以巡守之禮理兼四嶽故不專指岱宗耳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傳夏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儀禮大射儀公升卽席奏肆夏注云肆夏樂章名今亾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

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德勸賢歟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疏云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杜子春引呂叔玉以爲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後鄭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鄭彼注破呂叔玉此注亦云肆夏樂章名今亡與彼注同又引呂叔玉於下者以無正文叔玉或爲一義故兩解之承珙案毛於肆字無傳但云夏大也所謂大者不明何指以思文陳常于時夏證之彼云陳則此肆自當訓陳彼上云無此疆爾界下云陳常于時夏則夏似當爲諸夏之夏言來牟率育無疆界

之姝所以陳其常久之功於是諸夏則此肆于時夏亦當謂武王求美德之士使之在位陳其功於是諸夏故傳以夏爲大箋於此及思文皆以樂歌爲夏考樂章名夏亦取諸夏之義服虔注左傳云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是也然編樂名夏必在作詩之後豈有詩未終篇而卽曰陳于此以爲夏者至九夏之說周禮杜子春注謂春秋金奏肆夏與鹿鳴文王俱稱三知肆夏爲詩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所謂三夏矣呂叔玉則以肆夏繁遏渠皆周頌篇名韋昭注國語又云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三說小異而大同皆不

如鄭九夏爲頌族類今亾之說爲正惟九夏旣以金奏必非歌詩之類鄭注大射引呂叔玉說杕解時邁所以用於延賓之意而詩譜又云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此則經傳未有言金奏之樂用于升歌者也

執競

不顯成康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箋云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歐陽時世論以成康爲成王康王集傳因之以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朱氏通義曰詩之歌於祖廟者非時祭則祫祭也天子七廟廟各有主祫則羣廟之主咸入太廟三王竝祭此何禮邪如

謂舉功德之最盛者不應上捨文王而下逮成康也旣曰祭三王矣誦武王僅二語不顯以下皆頌成康豈成康功德遠過武王邪且文武皆受命開基之主祀文王有詩何祀武王獨無詩乎夫不顯成康猶雝詩云文武維后皆非舉謚爲言也康侯見於易甯侯見於禮甯王見於大誥平王見於風元王武王見於頌成王見於酒誥及下武此詩所云成康其類同耳承珙案漢稱文景周曰成康後人言之則可若作爲樂歌昭告祖宗而以父子兩世合併稱之如史策記贊之詞有是文義乎且下文自彼成康箋謂用彼成安之道故可言彼若明明祭成王康王之詩而曰自

彼可乎鹽鐵論論菑篇曰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此雖連文王言之然可見詩中無成康事是時毛詩未盛而引詩作解如此疑三家說與毛同不獨蔡氏獨斷合於毛序也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正義曰喤喤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承珙案毛以將將訓集者釋詁將大也詩將字傳多訓大此將將亦盛大之意廣雅鏘鏘盛也閟宮疏引王肅云將將美盛此則謂磬筦之聲繁盛故傳訓爲集喤喤亦聲之大者故說文引詩作鍠以爲鐘聲傳於喤喤言和將將

言集互文見義耳說文足部蹩行貌从足將聲詩曰管磬蹩蹩此或三家詩異字許引之以明假借或即引毛詩磬管將將以比方蹩字之音傳寫者因篆文而并改所引詩爲蹩蹩要之行皃之訓必不當用於磬筦大抵將將爲磬筦之聲本無正字故多通借荀子富國篇引作瑲瑲風俗通聲音作鎗鎗漢書禮樂志又作鏘鏘是也

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正義曰順禮閑習自重難也或謂傳難當讀爲儺說文儺行有節度也此傳釋反反爲難謂威儀安詳而有節度箋云順習亦安詳有節度意正義讀爲重難失之承珙案賓之初筵威儀

反反傳云反反言重愼也說文反覆也凡言反覆者皆重愼之意故此傳又以反反爲難正義釋爲重難重難猶重愼也釋文難字無音亦讀爲難易之難耳箋云順習者順與馴同馴習正反覆重難之意乃所以申傳也潛夫論正列篇引作威儀板板當亦謂重難也賓之初筵釋文引韓詩作威儀昄昄音蒲板反善貌彼泛言之故但云善貌毛傳切言之故一曰重愼一曰難耳

思文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傳極中也箋云立當作粒烝衆也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正義曰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為存立衆民也承珙案箋據舜典破立作粒其義自通然成十六年左傳申叔時曰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語芮良夫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據此似詩言立民不專指粒食一事故申毛當言為生民立命則所包者廣且與傳訓極為

中意更親切也

貽我來牟傳牟麥段氏懋堂曰傳牟上脫來字當作來牟麥承珙案古人祗稱麥爲牟累言之則曰牟麥詩稱來牟者乃專因周人有烏銜之瑞謂此瑞麥爲來牟是來本非麥之通名故傳不釋來字箋乃申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是鄭亦不以來爲麥名矣傳雖不言瑞麥然生民誕降嘉種傳云天降嘉種此則下文云帝命率育故傳不言自天來耳今文泰誓在漢雖後出然毛在未焚書前未必不見也或謂詩頌不及武王似不宜及赤烏之瑞

不知箋云書說烏以穀俱來言穀紀后稷之德故正義曰此言來牟彼云穀至交相證明其事同也總之此詩來牟下言帝命臣工來牟下言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則來牟確爲周家瑞麥自天而來故有是稱漢書劉向傳引詩貽我釐麰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嘉麰皆此意也但麥之爲穀始于上世非至周初始有故傳第訓牟爲麥孟子亦但言麰麥在當時本不分大麥小麥廣雅麳小麥麰大麥趙注孟子麰麥大麥乃後人所分耳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二麥一夆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案許書此條似有

脫誤據其所云是先有來麥之象形而後有行來之取義則夫虞書有帝曰來禹之文易卦有小往大來之繇皆在周受瑞麥以前何以解之故必如傳箋第以牟爲麥名因與赤烏俱來而謂之來牟斯爲通義耳

無此疆爾界箋云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段云釋文介音界大也按箋以女今之經界釋經爾字以大有天下釋經介字遂人遂以箋之經界易經文介字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是也承珙案此謂經文界當本作介可也必謂箋經界之界乃自爲解義之詞非經中介字大

有天下乃釋經中之介則是經言無此封竟於女之大姝不成文義正義云箋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內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辭也此疏當時經界句先釋爾界二字使無封疆乃釋無此疆三字然後以大有大下之辭總釋經文五字其申箋最爲明晰釋文因經字作介毛傳介多訓大故以大訓之然未必得傳箋意也箋不云介當爲界者說文介畫也與界境也音義皆同故但於箋中易字說之更不必破經字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終